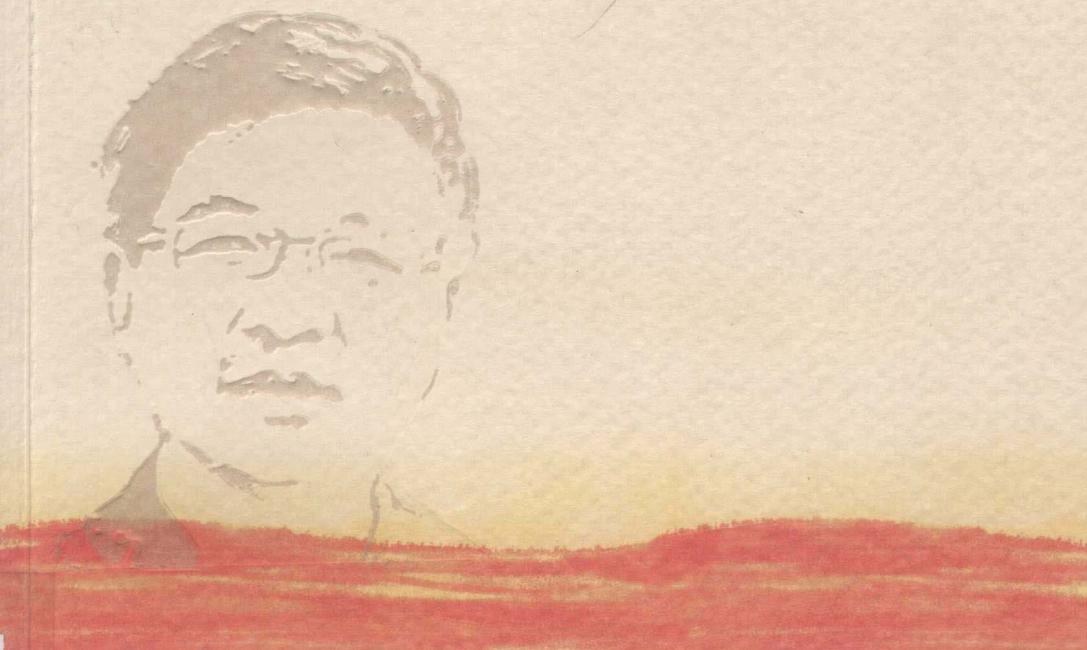


雷平阳◎著



郑垧靖——一个心系百姓、心贴百姓、心忧百姓的优秀乡镇宣传干部。他，以38岁年轻的生命，昭告世人，在共产党员的天平上——大地有多重！

大地有多重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地有多重

雷平阳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有多重 / 雷平阳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222-06679-3

I . ①大… II . ①雷… III . ①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1039号

策 划：刘大伟 李银和

责任编辑：韩 旭 朱海涛

装帧设计：马 滨

责任校对：范晓芬

责任印制：陆卫华

书名 大地有多重

作者 雷平阳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50千

版次 2010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刷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679-3

定价 28.00元

本书所用图片均由郑垧靖生前所摄

目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高黎贡上雪 // 009

 一 谒郑垧靖墓 // 010

 二 殉职记 // 017

 三 光荣与缅怀 // 027

第二章 天边的木城 // 039

 一 鱼塘垭口上的背影 // 040

 二 如梦令 // 049

 三 乌木寨的箫声 // 058

 四 在路上 // 064

第三章 播种声音的人 // 071

 一 信仰高于一切 // 072

 二 大爱无边的阵地 // 081

 三 小人物的大场面 // 091

 四 心上的沃土 // 107

第四章 仓廩之梦 // 119

- 一 他在天上种烤烟 // 120
- 二 大棚里的春天 // 138
- 三 苍天后土 // 150

第五章 热爱 // 163

- 一 在疯狂的山坡上 // 164
- 二 有事请拨电话：13577511791 // 177
- 三 为土地立像 // 197

第六章 长歌行 // 215

- 一 “救护车” // 216
- 二 润物细无声 // 225
- 三 知足者的透支 // 238
- 四 你永远不会独行 // 244

后记 // 251

楔子

这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却
有着大海的灵魂；这高天厚土间
的一颗微尘，却有着天空和大地
的胸襟！

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于2009年12月13日下午。在那个结束与开始并存的时间的节点上，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平达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郑均靖，在河尾村向村干部和农村党员辅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突发大面积脑溢血，并于次日凌晨因抢救无效而以身殉职，年仅38岁……

不久之后，我踏上了龙陵县的土地。

这片浴火重生、骨锋凛冽而又泣血为歌的土地，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铁血与悲怆、暴烈和壮美。众所周知，6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上，日本人自认为他们有过的三次“玉碎战”即全军覆没，其中一次就发生在龙陵的松山。那次战役中，日本人凭借修筑于松山之上固若金汤的堡垒和松山之下的怒江天堑，以1300个“死士”，疯狂地阻止中国军队的绝地反攻，其结果除炮兵中尉木下昌已等几人侥幸偷生外，所有“死士”一一化成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异国的鬼”。与此同时，在松山西南方向的沃土之上，龙陵会战和平达象达

围歼战的血幕也已经拉开，敌我双方战死人数为两万余人，战事之恐怖和惊悚，据中国参战老兵回忆，“和鬼子打仗，就像是和死过了的僵尸打架”，遗下的累累白骨，令人骨惊肉飞，不寒而栗！

一轮甲子之后，重登松山，云飞有声，松涛如吼，犹是英灵与厉鬼的呼号与悲鸣。高处望西南方，炊烟亦疑为狼烟，沃土亦疑为焦炭，风声亦疑为弹啸，丘冈亦疑为荒冢，那战争的焚尸炉，隐形了，但仍然在焚烧着每一颗热爱和平者的心，它对人性和人心的永久性摧残，它对人间正道的惨烈血洗，非时光可以抹去。毫无疑问，那一场战争之于我，也远远没有结束，它仍在残酷地蹂躏着我的灵魂。我甚至有一种永不消失的感觉：我的每一根骨头里都有着取不出来的弹片，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曾被鬼子兵肮脏的舌头舔食过。奸淫掠夺、滥杀无辜，且将奸与杀推至了灭绝人性的地步，鬼子兵之于这片土地，带给老百姓的不仅仅是耻辱和死亡，也不仅仅是强大自身的警醒和对和平的珍视，他们带来的是比耻辱和死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对耻辱和死亡的恐惧，是对天理和人伦的全方位取缔，是把地狱安放在人间，将他们变成魔鬼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死心塌地地相信人间有鬼……

梦魔狰狞，这是一片亟待救赎的土地。

在坐落于县城中央的抗战博物馆中，尽管我看见一堆出

土的子弹已经变成了类似于矿渣的“尘土”，但我始终觉得，在这种“尘土”上耕作，一株禾苗的成长，除了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也许还需要耕作者的眼泪、血液和坚忍的意志去滋养，去“喊魂”。在这样的“尘土”上生活，一个人的记忆与梦想，除了遗忘、宽容和振作，也许还需要世界性的反省、群体性的护持和义薄云天者的具体帮扶，为之安身立命，为之筚路蓝缕！有人曾经跟我说，战争的硝烟以及人心之上的阴影已经散去，现在的龙陵人登堂入室，已经是现代化殿堂中的座上宾，坐上汽车，就可以沿着高速公路，迅速地奔向世界的每一个制高点。我不想纠缠于这种表象主义或沙文主义的言辞烟幕之中，我将继续保持这样的观念：只要大树上的弹孔还没愈合，只要耕种的老百姓还会在泥土中挖出一颗颗子弹，只要文史资料上的汉字还在流血，这一片土地就必须拥有一个个像郑垧靖这样的“喊魂”的人。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几十万各族人民，化剑为锄，重理阡陌，整饬家园，乘党和国家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春风，再生山水田园梦，过上了拥有未来的安宁日子。但不可回避的是，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龙陵这片江河割据、众山奔涌的土地，仍然意味着一种远在天边的封闭与贫困。根深蒂固的农耕意识、作为开放前沿亦作为末端的模糊区位、低水平的发展平台、滞后的信息资源和资源的低端化

运作能力，以及巨大的创痛之后甘于平安为上的思想等因素的制约，使之“戴着脚镣跳舞”，纵向比较，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横向比较，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明显缓慢，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老百姓，亦正在饱受着贫困的折磨！置身龙陵特别是平达乡的一个多月，我所到之处，目力所及，心力所至，最多的景象仍然是人与土地千古不变的耳鬓厮磨。种粮、种茶、种烟、种山葵、种石斛，或者挖矿、挖玉、栽树或伐木，产业调整和科技示范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及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举措，也都是立足于龙陵县的2884平方公里的土地。水无不怒石，山有欲飞峰，我没有看见“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崛起和大沉落，世界是平的，从高黎贡山3387米的主峰到535米的怒江最低处，不管是鞠躬尽瘁的公仆，还是因为干旱导致无法种植而心急如焚的乡下妇女，他们都有着泥土捏成的灵魂，都坚信这埋葬了一代代祖先的土地中，存放着他们想要的温饱和尊严。那些遥远的思想珠峰、经济珠峰和幸福珠峰等成千上万的狂想主义珠峰，以及通天塔，在他们这儿，只存在于天空之上。

为此，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当郑垧靖的形象，由一个个普通的故事和一个个平凡的细节组合而成，我终于认定：这片土地最需要什么？需要清除弹片和播种希望的人。这儿的老百姓最需要什么？需要像郑垧靖这样以不平凡的精神，舍己忘我

地去做一件件别人看来是小事但老百姓看来是大事的平凡之事的一个个“公仆”。在城市里，没有多少人知道，从种稻谷到种烤烟，中间隔着多少座高黎贡山，从种玉米到种山葵，中间流淌着多少条怒江！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都市里的常识，为什么到了乡间就变成了传说。更要命的是，有多少惠民利民的政策与法规，到了老百姓那儿，常常会成为盲点，老百姓不得不端着金饭碗讨饭！“哀民生之多艰”，多少人想干的是大事，想的均是北宋张横渠所言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殊不知，仅“为生民立命”一项，便有多少平凡事、多少苦差事、多少闹心事，需要一个个殉道般的践行者，为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地去做！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放在世界的天平上，和世界一样重！按照惯常的“楷模”标准，一身迷彩服，一双黄胶鞋，帆布包里永远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把钢卷尺，风尘仆仆奔走于田边地头的郑垧靖，他所做的一切，毫无惊天动地之处，也没能掀起一个乡范围内的“大变局”和“大发展”，一点也不“可歌可泣”，一点也不足以使之成为丰碑式的人物。他无非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工作态度和执行力，教老百姓种植烤烟、山葵和石斛；把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及一系列的农科技术和致富信息，不折不扣地送往千家万户；把平达乡的外宣与内宣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可我觉得，这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却有

着大海的灵魂；这高天厚土间的一颗微尘，却有着天空和大地的胸襟！千里之堤，起于抔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惟其平凡，惟其不惹人注目，惟其尽心尽力，惟其赤诚，直至38年的人生历程戛然而止，他才向我们诠释和彰显了一个普通基层宣传干部的政治本色，他才向我们提供了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范本，他同时也才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像龙陵这样饱经战争创痛的边疆国家级贫困县，固然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大规划、大战略、大发展，但迫在眉睫的，谁都无法绕道走开的，则是最基本的民生与民心问题！

人们告诉我，做一个乡村干部，手中若无权又无钱，那将什么事都做不成。人们还告诉我，老百姓把国家的基层干部分成了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又廉洁又干事的人；第二等级，爱干事但不一定廉洁的人；第三等级，廉洁但不干事的人；第四等级，又不廉洁又不干事的人。我揣摩过，郑垧靖这个乡党委的宣传委员，无权无钱，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位列哪个等级？而他为什么又令人匪夷所思地做了那么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廉洁”的反义词是“腐败”，郑垧靖位卑职微，廉洁与腐败，对他来说，是一种高不可及的“奢侈”，只有在把是否勤政也纳入衡定“廉洁”和“腐败”的标准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忝列四个等级中的某个等级，否则他连等级都没有。正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他是事业单位编制，加之学历不够与年

龄限制的原因，连转入公务员系列的机会也没有，提拔重用的机会，也已经丧失。可就是这么一个郑垧靖，无权无钱无级别的郑垧靖，却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了乡村干部的又一崭新形象……

在龙陵采访的那段日子，云南大旱，山地生烟，以“滇西雨屏”闻名的龙陵，也变成了一片焦土。令我震撼并为之动容的是，在采访过程中，只要说起“郑老师”或“郑委员”，很多老百姓泪如泉涌，哽咽难语。有的人还会指指天上毒烈的太阳，又指指身边开裂的耕地，然后说：“如果郑委员没有去世，他肯定在这儿和我们一起挑水抗旱。如果他去了其他村寨，我肯定会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号码是13577511791……”个别老百姓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郑垧靖在自己身边，再大的旱灾他们也不会害怕！

什么才是人民的公仆？

什么才是基层宣传干部的典范形象？

在新时期，如何才能把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重塑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我想，郑垧靖以最平凡、最质朴、最不起眼的方式，做出了自己最真诚的回答！

第一章

高黎贡上雪

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

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

春时欲归来，囊中络绎绝。

——（唐）《高黎贡山谣》

— 踱郑垧靖墓

老百姓说，从苏帕河谷底，沿着高黎贡山山脊爬上邦工村，就像上天一样。

郑垧靖的墓碑，安放在了天上。

邦工村隶属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象达乡，是郑垧靖的故乡。他猝然去世后，人们把他运回了这儿，用他最熟悉的红土和石头，安葬了他。站在他的坟头，往南边远眺，青山窟里，有他生前工作过的木城乡和平达乡，也有怒江。

乾隆三十一年，清政府曾发动了一场征讨缅甸雍籍牙王朝的战争。当时与袁枚和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著名诗人赵翼，就曾从广西镇安府知府任上奉旨赴滇从军。战事之余，赵翼沉醉于被“驱除中原外”的云南山水，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其翻越高黎贡山时所写的《高黎贡山歌》，有句曰：“回视飞鸟但见背，俯瞰众峰已在鼾。”鸟儿飞翔于目光

之下，山峰涌动在小腿旁边，诗句所呈现出来的意境，多年以后，仍然悬浮于天地之间，只是感受它的人，不再是赵翼，而是变成了郑垧靖。

邦工村坐落在高黎贡山一条支脉六七十度的斜坡上，村后更高的坡地上有一片古茶林，郑垧靖的墓碑就立于茶林之中。有所不同，看见高黎贡和怒江这样的好河山，诗人赵翼想到的是：“我欲作歌使之传，毋令长此埋没南荒天。”或者：“归途我欲挟之行，携置姑苏虎丘路。”他不仅觉得河山被埋没了，而且他想把这方山水搬到他的江南故乡去。而郑垧靖，则是一个用这儿的泥土捏成的人，没有傲视天下的雄心，也没有移山填海的梦想，更没有据河山于已有的奢望，山之高，哪怕天作高山，高则高矣；水之深，就算龙潭成宫，深则深矣，生于斯，长于斯，舍命于斯，他看见的是河山之间生灵的困厄、悲苦和向往。诗人拔地而起的诗情，到了他这儿，他用状如一颗泥丸的墓碑，轻轻地压住。飞鸟的脊背，他看不见了，群峰上涌，他用一杯骨灰，无声地陪护。

拜谒郑垧靖墓的日子是2010年5月15日，也就是郑垧靖谢世之后的第151天。时值云南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他的坟上还没有长出青草，坟的四周，古茶林里间种的玉米，也只有三寸左右高，且一一枯焦。碑上有联：“碧血献热土，丹心铸忠魂。”碑的铭文是以其14岁的女儿郑汶璐的身份撰写：